

斷交之後訪美行

吳 嵩 慶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八日下午華航七四七班機帶我們由台北直飛舊金山，舒適的機位，豐盛的餐點，週到的服務，使你如安居在溫暖的家室，沒有絲毫旅途的勞頓，但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真有訴不盡的無限感慨！



本文作者(中)訪美，在 700 俱樂部接受電視訪問時之情景，右為 Dr. Robertson，左為向傳業先生。

先後訪美滋味不同

這是我第二十二次出國，也是我第十一次訪問美國，回想第一次偕同軍中同仁一行四人，接受美國五角大廈的邀請，作二十八天的參觀旅行，那已是二十八年以前的事了！

往事如煙，一幕幕仍在眼前！抗戰末期，友邦壓迫我們與共匪進行和談，勝利後，變本加厲，于是大陸在談談打打中斷送淨盡，白皮書發表，早已目中無我，只待塵埃落定，向中共正式靠攏。但天助我中華，金門登步二次大捷，奠定了台澎金馬的堅強基礎。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鞏固了自由中國的領導中心，韓戰突然爆發，使台灣在西太平洋防禦上顯示了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于是顧問團派來了，軍援經援也送來了。就在這一連串國際局勢演變中，我和傅亞夫、趙家驥、宋達三位（當時中將三，少將一，現趙、宋二人已作故）奉命應邀作第一批軍官之訪美。那時，我們是勝利後四大強國之一，已被人淡忘，我們也是聯合國的創始人，已似乎無人注意。為什麼受盡人家白眼之餘，又從新被人重視，爆出口

誼的火星？……我們從四個發動機的軍用機下機之時起，受到美軍優厚的禮遇，（有一美軍上校軍官佩了參謀帶全副軍裝隨行）到處有成羣的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各地華僑團體的熱烈歡迎，更是不在話下。到華府時，顧維鈞大使在雙橡園為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大酒會，據當時大使館一位同仁相告，我們退出大陸前二年（一九四九、五〇年），國慶日酒會發了五百份左右請帖，到者零零落落，不及半數，今天也發了同樣數目的帖子，到者有八九百人，而且到了八點鐘結束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圍著不肯散。

那時我們是兩國間官方的代表，享受了由冷轉熱的禮遇。今天又是怎樣的情勢呢？我個人已是退休的老百姓，而兩國間也沒有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了。兩相對照，感慨萬千！

基督教友組訪美國

我們這一友好訪問團是基督教會的代表，有牧師四人，教授兩位，大學校長一位，宗教團體總幹事兩位，作家一位，加上我共十一位。兩個多月前聽到中美斷交的宣佈後，台北基督教會各



、士 女 爾 能 宋、師 牧 訓 啓 陳、授 教 章 法 雷 起 右。禱 祈 行 送 袖 領 會 教 各 前 行 啓 團 問 訪 國 美
。 生 先 業 傳 向、師 牧 文 鴻 胡、生 先 火 培 蔡、軍 將 慶 嵩 吳 者 作 文 本

團體，連續舉行了幾次會議，商討派遣一代表團去美國，向各教會作友好訪問，希望兩國間的宗教活動，能日益加強。對代表團的人選，曾經有多方面的考慮，以增強其代表性，經大家提名，列出了一張三四十人的名單，後來徵詢結果，多數因為個別的理由，不能參加這次出國，最後湊成這一名單，而我還是臨時應徵，實在覺得不配肩此重任。這次訪問，預定為十五天，時短地廣，訪問無法週到，只有交託神的帶領，盡其最大的可能而已。

現代的交通實在方便，我們是二月十八日下午六時起飛，到舊金山時，為當天中午，時光倒流了。承茅領事與華航孫經理到機場照料，一切順利通過，安頓旅館後，即開始接洽未來兩週的行程。這次我們組團非常匆促，事先雖已有各地友人設法安排，總難期絲絲入扣，向傳業弟兄是我們團體的祕書，他與史文森牧師，負責與各地聯繫，長途電話不絕，其辛勞自在意中。

我們的訪問團，為了在最短期間，發揮最大功效，于出國前，對於組織與行程，已有初步大體的規定，我們分成三組：甲組有史文森牧師向傳業弟兄與我三人，後來又加入徐炳堅牧師，負責與各大宗派教會接觸，及幾個特定目標。乙組由阮大年院長任組長，與林治平、張曉風、饒孝楫諸位，負責訪問各地大學查經班及中華

教會。丙組由洪文山牧師任組長與賴俊明牧師、徐炳堅牧師、王伍惠亞姊妹訪問各地美國教會。我們規定在舊金山、華府、維琴尼亞海灘三地應集體活動，此後分組工作，最後在洛杉磯集合，又恢復團體行動，三月五日集體歸國。但團體行動時，小組也可單獨訪問，例如，乙組在舊金山會抽出幾小時去訪問史丹福大學。在分組行動時也可隨時設法集中力量，作集體訪問。例如，甲組在紐約訪問各大教派時，洪牧師特經南部明法司城趕回，徐牧師亦由北部明尼阿伯史城趕回，共同前往參加，使團體聚散，得以靈活運用，使組織功能，得以充分發揮，這次都已做到了。

美國民眾意向所在

綜合這次集體與分組所得印象，美國一般民眾對我們中華民國還是十分友好的。各地的華僑學生對自由祖國還是堅定擁護的。當然，美國承認中共，是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美國大多數民眾對美國政府這一政策並不反對，因為他們只覺得中國大陸那末大，人民那末多，總不能永久不承認這一事實，但為了承認中共，而犧牲了中華民國的友誼，也不是大多數美國民眾所贊同。所以，今後如何保持這一份友誼，使更日益增強，乃我國全體國民共同的責任，而反攻大陸，重整河山，更應為我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目前我們期望美國朋友多多來自由中國訪問，看看我們究竟自由到什麼程度，這份自由是否值得保持。我們也可鼓勵他們到大陸去，作同樣的訪問，看看大陸有自由沒有，在兩個極端相反的制度，究竟誰



。者作文本為二左影合場機山金舊在(三左)員議川早州加與團訪

值得更可同情？

我們這樣去爭取美國人民的同情，這次訪問團已做了一些鋪路的工作，希望基督教會繼續不斷的組團出國去訪問，這種自發自動自費的訪問團體，相信能為國家盡一份國民外交的責任，來實行我們匹夫有責的義務，這是做不完的工作，也是不拘形式、團體、時間、空間，應做的工作，要我們每一國民善盡這一份責任。

我們爭取同情，決不是存心依賴！依賴的心理，應該可以夢醒了！美國不可靠，已有多少回歷次的證明。其實，天下那裏有可靠的國家？可靠的只有上帝的公義，我們只要能莊敬自強，自強不息，用事實去證明我們是不可侮不可欺，用公義的號召，真理的力量，去光復我們大陸國土，去重整我們錦繡河山，去保障我們全國同胞的自由生活，到那一日自有趨炎附勢的小人國前來湊熱鬧，不足為奇了！

參加電視廣播詳情

我們這次訪問接觸面力求廣泛，尤其是與各教會的領導階層，希望有溝通機會。因為教會力量固然建立在全面羣衆上，但領導階層的意見，自將影響團體傾向，特別是大眾傳播工具，日夜浸潤的輿論，更可左右民衆的觀感，值得十分重視。我們這次所訪問的電視廣播，主要有下列各項：

(1) 七〇〇俱樂部，基督教廣播網(700 Club)

七〇〇俱樂部為一基督教傳播工具，為羅拔

森先生所創辦，現在美國有四十餘條聯播網，加拿大及亞洲、非洲、南美均有聯播。在台也有分處，中視每星期日晚間十時十五分至十一時十五分，中廣每星期六晚間十時至十一時，均有其節目播出。美國的總部在紐約附近的維琴尼亞海灘。羅先生父親為美國參議員，他們夫婦倆願意全身奉獻于傳道工作，開始時艱苦得沒有一處住所，後來在偶一機會，得到一付舊電視廣播設備，千湊百拼，簡陋播出，逐漸得到聽衆支持，才得逐漸更新擴充，達到目前的地步，真是蒙神特別的祝福。這次承宋能爾牧師安排，得參加半小時的電視訪問，實在是難得機會。那天我們到達的時候，首先有記者來訪問，然後我和向弟兄進入化粧室作面部化粧，等候播出時間。他們廣播的節目，非常緊湊，一個接着一個，燈光控制，三部機器進退裕如，設備似較中廣為優。我們進入廣播室，首由羅勃森博士對我們訪問團致歡迎詞。他到過中華民國，對台灣的建設與宗教活動，備加讚揚，然後與我問答。我和向弟兄盡力為爭取自由辯護，致憾美國執政者太過遠離聖經的真理。我說：「美國人想打開大陸的門，我鼓勵你們向大陸派遣傳教士，分送聖經，試看大陸中共能否接受你們？美國人實在應負起聖經上的『守望者』的責任！」訪問告一段落，我為觀衆介紹每一團員，鏡頭轉向旁觀席，張曉風姊妹代表本團致贈青年畫家所繪的耶穌十字架像，造成本節目的高潮。七〇〇俱樂部為美國第四最大廣播網，流傳實在普遍，此後我們在各地旅行，到處都有人提到這幕訪問。最近我還收到北加羅林那

州一位商業友人來信，也提到此節目，並說我比幾年前他在台北見面時似乎還要年輕。

(一) 全國宗教廣播 (National Religion Broadcasts)

全國宗教廣播，也是一非常有力的傳播工具，主任為阿姆斯壯博士。那天他邀請我們到他紐澤賽的府上午餐，請了許多友人作陪，其中還有一當地市長克斯底羅 (Mayor Donald Crestello)，年僅三十二歲，我對他說，你是我遇到的最年輕的市長。他說：我對政治有興趣。我說：我希望你做一政治家，不要做政客，政客是到處講妥協，政治家則有正義感與責任感。他笑笑首肯。飯後，阿姆斯壯博士在客人圍繞之下，開始訪問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每位都有盡量說話的機會。我說，有人問我們，為什麼不願與大陸中共舉行和談？我說，共產黨的慣技，和談決沒有誠意，和談也是他們作戰的一種手段；何況，今天共產與民主，乃兩個陣營，尤其是大陸中共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絕對沒有同處一堂之可能。我們早已深嘗和談的苦果，所以，切不可上魔鬼的當！

讚美詩標語和問答

談到此點，我說，我年輕在大學時常唱一首讚美詩，我一生得到鼓勵不淺，我願意為大家來獻一首詩：

「若魔鬼來試探，莫讓他一步，
你每回能抵擋，心格外堅固，

該努力向前爭，將罪過丟棄，

望耶穌來扶助，必救你到地！

求主耶穌來扶助，主必安慰并保護，

主願意救你到地，得勝靠主能力。」

這首歌，英文句比中文譯詞更為雄壯有力，唱時使大家精神興奮。唱完一首，我請大家重複齊聲來唱，真覺得熱情洋溢，在基督徒團契中，得到互相效力的樂趣，合而為一的信心。臨別時，有一位太太特別過來和我握手，對我說：我喜歡你這首詩，我當永遠紀念着。

(二) 信心中心

信心中心，係史谷托博士所主持，每晚播出三小時的電視節目，在舊金山頻道為三十八，在洛杉磯頻道為三十，加州有廣大觀眾。據說，該中心過去虧累甚多，經史博士整頓，財務已大為改善。史博士去年來台北，主持宋能爾佈道工作，熱愛中華民國，此次我們到洛杉磯，約定在一個晚上，約我們訪問。那晚他先請我們吃一頓豐盛的晚餐，然後先後到他的電視台。他的電台有一特點，就是電視從兩面佈景播出，左手面有他的沙發座位，旁置二個單人小沙發，備客人用。右手面為小音樂台，有二架鋼琴對峙，中間空隙，可站立四位歌手，節目常為歌唱二三首，鏡頭轉過來照到他的座中。那天第一小時由他個人佈道，也是唱歌與佈道輪流播出，使人不感疲倦。第二小時請我及宋能爾夫婦坐在他的兩旁。他對台灣熱烈支持，有一句標語極為醒目：

- (真理) Truth
- (愛) Agape
- (包容) Involvement
- (見證) Witness
- (行動) Action
- (現在) Now

六字的第一个字母，構成 TAIWAN 一字。

在這一標語中，他不但主張要關切台灣問題，並且要立刻採取行動，空口說白話，是沒有用的。那天晚上，他對我訪問。他首先問我：「你們友好訪問團的目的為何？」我說：「中美兩國現在已沒有邦交，但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仍然存在；尤其是兩國的基督徒，應該有共同信心愛心的相互關切，我們特別請求為我們國家禱告。」他再追問：「我們非常同情在台灣的基督徒朋友，你要我們為你們禱告什麼？」他再三強調禱告應有目標，並且要有立刻行動。他說：「我不希望我們觀衆只是籠統的禱告。」我說：「我們來，是要美國教會弟兄姊妹給予我們最大同情的禱告，至於美國朋友能够給予我們什麼幫助，聖靈自會帶領你們。」他說：「你現在要我做什麼？」他逼我一定要說出具體的事實來，而我不肯說，只要求原則上的同情，旁座宋牧師來解圍，他對史谷脫博士說：「史博士，你這樣問，我相信你心中必有具體的意見，請說出來讓我們大家聽聽。」他說：「我的意見有三點：

第一，美國與中華民國，除防衛條約已宣佈失效外，其餘一切條約，應該繼續有效。

第二，今後中美關係，應建立在政府與政府的基礎之上。

第三，美國應繼續出售防衛武器給中華民國。這三點，我必須盡力去爭取。」

我立刻說：「感謝主！上帝已在你身上聽了我的禱告了。」在場觀眾聽了大笑。後來史博士又問史文森牧師：「你是在台灣的美國牧師，你對這次訪問有何意見？」

他說了六點意見，當他說完，我又立刻說：「上帝又在你身上聽了我們的禱告了！」

當時我很嚴肅的說：「史博士，這就是我要求美國教徒為我們禱告的目的。今天晚上，當有幾十百萬觀眾，來觀賞今晚節目。我請求美國基督徒朋友大家為我們中華民國禱告，至于你們能够用什麼方法來幫助我們，我相信聖靈必會帶領你們，作可以幫助我們的種種具體事實。那末，今晚幾十百萬觀眾，可能有幾十百萬的具體辦法，來幫助我們中華民國。至于我自己對上帝有什麼要禱告，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向神悔罪，做一個基督徒我要悔罪，做一個國民，我也要求我們國家，澈底悔罪。正如名佈道家葛理翰牧師在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的紀念文中所說：『美國應以國家來悔罪』一樣。只要我們能誠心悔罪，上帝必能聽我們的禱告，來拯救我們，脫離險惡的環境。」

史博士對我這點意見，也表示同意，並且說：「今天我們政府中有多多少少人也應該悔罪。」史博士的電視廣播室有一特殊設備，一連串有八部電話機，觀眾有任何意見，可立刻撥電話來反應，當時史博士收到很多反應意見。史博士給

我看一張，上面寫着說：吳將軍，我們應當都為你禱告。這有趣的節目，直到十一點鐘為止，歸途史牧師對我說：「今天辯論，可以看出東西文化的差別。」次日禮拜時，有許多美國朋友來和我握手，都已看到我們晚上的電視節目了。

我們一路還參加了其他電視或廣播，如「世

也談張宗昌被刺

· 李溫祖靜 ·

界之窗」十二分鐘一節的錄音，錄了四節，每星期五將播出一節，全備福音的「國際早餐會」也用電視播出，我們每位團員，均有發表意見機會，其他兩組，也接受很多地方性的電視或廣播的訪問，在美國都要充分利用，以擴展我們國民外交的領域。（下期續完）

讀中外雜誌三月份月刊，有關張宗昌被刺

一文，被刺日期何秀閣君謂為民國廿一年左右

，而劉昭晴君謂為民國廿四年秋，我認為寫史

實文章，時間萬不可弄錯，非為參加論戰，乃

有不能已於言者，張宗昌之死確為民國廿一年

，余因於廿一年春結婚，旋隨外子李文齋先生

赴濟南，時外子任山東省黨部常務委員兼民國

日報社社長之職，每晚除宴會外必返家晚餐，

稍息即驅車赴報社看稿及排版，每晚均在十一

時左右返家，廿一年深秋外子以電話告我，今

晚將不回家用膳，因省府歡宴張宗昌并送別。

然後直接去報社，那一晚待至十二時過後外子

尚未返回，心中忐忑不安，又不便以電話探詢

，待至十二時半外子由外歸來，詢以今晚何其

遲耶？外子告以今有重大新聞，等待記者沖洗

照片，看排版完畢始離報社，余遂急急詢以有

何重大新聞？外子告以張宗昌被刺殞命，并出

示照片三張，我當時又驚又怕，不忍卒睹，再

絮絮問外子，他即笑而不答，只云等明天看報

可矣，至今濟南車站鐵路邊現場之慘狀歷歷如

在目前，總而言之，殺人者人恆殺之。

四月十八日於台北